參賽類別	□小說組　■散文組　□新詩組　□台語散文組
作品名稱	那是美工刀無法劃破的

滴……答……低落下來的聲音匯集成潺潺流水，有些濃厚的金屬味就放任它流淌，血液中缺乏的血清素加速流失。止不住，大家都是如此，C看著鏡子映照出腕上的鮮紅，那是她近期感到最鮮明的色彩。好像從出生起就開始氧化，全身上下遍佈的是生鏽的軌跡。

「Mihumisan」，意即布農語的好好活下。看到這句話的剎那，日子的齒輪好像又開始轉動了，生命也不再乾涸，擱淺心間的故事，關於我們之間的總總就這樣順其水漲船高的湧了上來。

我一直都不太喜歡車站。妳大概不知道吧。

將愛人從自己的身邊送走或是送來。流動的人潮讓人感到焦躁，票閘的入口旁駐足了所有捨不得的擁抱。就好像是那些難以割捨的還是必然分別。而後來卻在一個鐵匣子裡收起了所有的票根，一張張的票根有些皺摺像是擁有沈甸甸的活著的妳。

關於C其實不知道要從何談起，詩情畫意一點的說，總覺得她像是逆向而來的陽，盈滿我整個胸膛。或許是那年夏天，又或許是更早……
初見時就明白自己會被她的聲音所吸引，那是構成後來那些故事的序曲，將聲音融入了旋律裡，在心中炸出細細密密酥麻的氣泡。
然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好像總是如此，生命中的第一個預期之外的悸動，參雜了太多的不坦率，建立起的自我防衛在不夠坦誠的關係裡一來一往的試探、揣度、再自己誤解，愛人的時候總會自卑到了極點：濃烈、疏離、荒謬、徒勞、衰敗，這樣的公式恰如其分的套用在年少的我與C之間。

而那年夏天，畢業的季節，鑠玉流金，蟬噪不止，融融的是那麼適合淚水與擁抱。我們之間沒有過開始，但是我想與她道別了。在一團灰色的人群中像是能夠定位她的方向一般，靠近時C默契地舉起雙臂，我走過去抱緊她，祝她幸福、祝她快樂，這是我最真摯的願望，真的。她看著我的眼睛，其實我害怕和她對視，這樣熾熱的目光總讓我感到赤裸，用力地將所有的「謝謝你、對不起、我愛你」揉進彼此身體裡。記得當時C無奈地說：「你怎麼這麼感性啊。」伴隨著幾聲輕笑，那些破碎的隻字片語，被捲入六月天裡悶熱的風中，光淋在她的身上，最後一次穿著的制服蹭滿了汗水和我的淚，她朝著屬於自己的歌聲走去，那是一部分的釋懷、另一部分的傷疤還化著膿尚未痊癒。
青春的尾聲好像就著一些苦鹹味在夏夜晚風吹拂裡劃下句點，而我認為自己還沒有辦法好好地笑著面對所有的最後一次、還沒足夠堅強能承受太有儀式感的失去，認真想揮別的過往卻總是帶有著許多難以割捨，缺憾總像是一種狗血的命定。
「如果水要流向我，我拿什麼阻截？」

而緣分卻是那樣的莫非呢，我們在分岔路上的擁別必定不會是永別。夏季的尾聲，好久不見的她對我說：「我過的不好……一點都不好……」用她好聽的聲音。輕輕的呢喃是蟬奏的最後一搏，我知道，夏天就這麼遲滯在那輕聲呼喚之間。

蟬聲在夏日的最後絕響宣告秋日的到來。夕陽落下之際，便是黑夜降臨之時，也只有傍晚，夜擁有光翅，在曦月交替之前，作別留戀，大抵是一種掙扎，卻也是另一種生活的推移。「淹沒我。」這是C發出的求救訊號，而我甘願地被捲入她的憂傷裡。瀏覽紀錄裡，慌亂地頁面，被大數據歸化成一間又一間的診所名單。其實C也走進過那些蒼白的診間裡，其實也聽過醫師的張口斷定，反光的鏡片閃爍一種聰明理性，他像是了解了很多，但又根本什麼都不懂。吃了藥就會好的，就像小時候生病了都要嚥下那些苦澀之後，才有甜甜的糖可以吃，或許那些五顏六色的藥丸，也許就是成人的糖果吧？明明C也不是壞孩子，爸爸卻還是認為她不夠知足……「妳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好不好？亂吃藥把自己沒病吃到有病！」爸爸這麼說道。震怒的面容讓C有點懷疑幸福的模樣。但是後來爸爸連那點苦澀的蜜糖都不給她了，望著爸爸將藥袋投入另一個深不見底「或許……垃圾桶都比我更有資格獲得救贖……」C好像有些理解了卻仍舊充滿著困惑，最專業的診斷，和最愛的人所說的，好矛盾。於是C開始連自己是否生病這件事都有些茫然。

C對我說過很懼怕的夜晚，卻又想一輩子隱身在裡頭，忘記從什麼時候開始，我們會一起梳理著所有的悲傷——將膿瘡割開，血流不止時再一起舔舐。C總是在數日子，像是每一個無眠的夜都未翻篇，心理影響生理影響心理，日子沒有好起來，她也沒有再往前一步，最熱愛的音樂變成一種磨難，她無法被感動，被自己的歌聲感動，彷彿猛獸的追逐，一種只求能墮入地獄的悲哀，淚水和鼻涕在口腔和唾液交雜成堵住喉頭的粗礪，連適不適合活著都在被質疑著。

又一堂主修課結束，逃也似的奔出了教室，踉蹌的來到操場升旗台上，像是一個嬰孩一樣的放聲大哭了起來，我接到電話的當下，她的眼淚還未乾，哽噎的嗓音斷斷續續的像是在譴責，譴責自己，「為什麼只有我撐不下去……就好像只有我做不到一樣…」即使被刮傷了，她還在唱。

「燒炭而死的人，只是怕冷，加上，一扇開不了的門。」

在推特上看到的一篇發文，想起其實C大概也看得到，C是這麼心思縝密又細膩的人，也試過找一棟八樓高的建築物來俯視這個世界，只要一個契機，底下的川流不息就能夠為此時此刻凝滯。

終究還是沒有勇氣吧，沒有勇氣活著，更沒有勇氣去死。

在每次列車到站時，每一次的等候，我都會緩緩的將腳步向前挪動，感受C和我說過的恐懼，想到會四分五裂，全身的血液像是凝結了一般不敢再向前一步。

列車經過時擾動的氣流讓人從骨子裡跟著顫慄，軌道所著迷的是逃離的那個瞬息，在呼吸與呼吸的間隙裡，生與死變得模糊，一個人的存在與否都像是一念之差。而每一次，我都

還是會小心翼翼的向前挪動我的步伐。在過量的分貝裡，聽見真空的鳴響。原來，我真的好想好想變成妳……不知不覺沾染上她的色塊讓自己也有些潮濕了，但沒有關係的，我只希望她好。

秋去冬來，有些太過沈重的愛，試著去稀釋，卻還是濃厚的令人窒息，不愛也是。大口的吸入冷冽的冷空氣，乾燥到在喉頭嘗到了血腥味。寒流來襲之時，幻想該是六出飛花的合乎時宜，可身處的國家並不是雪白的歸處，無從掙扎起的錯過，無力喊冤的注定。又一次的握緊手中的車票來到她在的城市裡，這時候的她，在心底已經無法再唱起歌了，我還是習慣性地來看她的公演，在冬夜裡C的身邊有人陪了，暖陽其實才是寒冬的唯一救贖，大雪不是，在這國度裡，雪從來就不存在歸處。她的笑容裡多了一些溫度。想起更早以前對C說過的話：「我不知道為什麼不能在此時此刻死去。我不知道……所以活下來，我們一起去找答案好不好？」大多時候太多的事情是沒有正確答案的，不知道的時候就說我不知道，她沒有回應我的問句。不過沒關係，幸好在後來的後來，她找到了，幸好。

回程的車站口前，例行性的，我們緊緊地相擁，擁抱的雙手帶有一些顫抖，我們在無風的車站裡仍感到寒風刺骨，設法在交疊的身影裡熨燙對方，燙平彼此心裡的疙瘩。那些溫度會讓人感到真切，活著的真切，既然還可以相擁，那就用擁抱代替語言吧。而C的眼眸裡總看起來像是一座台北車站，錯落著太多拼命尋找出口的旅人。我們擁有過彼此，卻始終不屬於。我始終明白我們之間的界線，那是早已踏入車廂中，搖搖晃晃地將自己撞進對號的座位上，凝視窗外的水泥牆，玻璃卻又倒映那個身影在眼眸中烙印，產生了重影，一層一層地，從無至有再成雙成三然後歸於幽暗，往復不止，列車加速度地背道而馳。
回想起無數個徹夜不眠的夜裡，害怕一闔上雙眸，她的鼻息便會蒸發，聊天室裡成千上萬則訊息，想將文字堆砌一個能夠留住她的堡壘……有點無力卻是撕心裂肺的無聲。列車越過隧道之時，視線感到有些眩暈，氤氳的光影，和車廂內那過冷的空調雜揉著，如同鯨落的那種，墜落。宇宙間最巨大的渺小開始下墜，萬丈深淵的旅途最終著陸於最墨藍深沉海床的剎那，有些蒼茫看起來卻像是輕放，其實並沒有想象中那樣的振聾發聵嘛，我自嘲的笑了笑，習慣了將心放在她身上時，再親手將它挖出聽起來似乎又是另一份生硬的難題。

惡劣地想，感性凌駕一切時會希望C永遠好不起來。就像C也害怕自己如果好起來時，在病中重拾的愛都摻和著雜質，一旦痊癒了擁有的牽掛也會被放下吧。倘若黑夜一直找不到出口，我們是不是就能一同深陷在妳的地獄裡，直至殆盡，在末日裡相向拔腿狂奔，獨有的唯一。這樣的擁有是專屬於我的病入膏肓，深諳那樣一片闃黑即是苦難求而不得的無以名狀。
在我們滯留彼此的時空裡，永遠等候不到那場雪的眷顧。愛的人好好活著，不在一起也沒關係。至少春日降臨之時，我會努力將自己風乾。

嘗想我和C，是在治癒著彼此吧。如果愛的本質是一種截長補短，在妳墜落之際同時也在供養我的執念。有的時候，愛的戰爭，置身其中反而是一種寬慰、一種解脫。

正是因為不是誰的錯才會感到痛苦，我永遠不會對她說加油二字，知曉著正因為已經足夠努力了，所以她現在站在這裡了。成長的過程裡，有過太多的強加諸，所有的反抗，都是加速絞殺。最終，還是窒息在以愛為名的掠奪之下。懂事以後才知道（其實就連所謂的懂事二字都是患得患失與恃寵而驕的區別罷了）就像是沒有人教會我們所謂的愛與被愛，於是我們都靠著跌跌撞撞來習得，千瘡百孔的時候，開始讓自己被掏空，空洞到覺得無能。那些在不經意間忘記和解的；在尚未等待傷口癒合之前就無助的顛簸前行的，都是在這條路上的磨損。在我看來，圓滑即是億萬光年之外而來的傷痕，而我們都是青澀底下的受害者，我們都有過太多的自我懷疑。

曼娟老師在《我輩中人》裡寫道：「不要變圓滑，要變星星。」
好像是種悲哀，刻畫至我們的血肉裡的那些道理需要時間來滋養，而初生之犢以還不夠堅硬的牙去磕碰不留情的青色，注定要品嚐那些酸和苦。可幸的是，後來的我，學會了正確的蝴蝶擁抱法，學會了另一種放下，有時候我會想愛人的能力是否是一種償還，那又為什麼被愛的時候總是充滿著懷疑？

「愛讓人產生懷疑，這也是愛的一部分，如果愛只有純粹的愛、美好的愛、簡單的愛，那就不是愛了。從來就沒有那樣定義愛是那麼美好面向的事情。」從Ｃ口中說出的話總是充滿掙扎卻又溫柔，心疼她的歸納，正因為總是那麼用力的感受每一段關係，才會將最柔軟的所有都獻給了世界卻沒有留給自己。

或許那些一輩子都無從選擇或改變的，才需要我們的諒解與接納，即使我們一定會讓最摯愛的人感到難過或失望，就好像他們需要花很大的力氣去接收這樣的事實，我也是。「她天生就會對我如此，根本無需情節。」坦承就像是一種掏心，將一部份的自己剝離，生命從那刻起感到莫大的微小失落。
不過，這條漫漫長路上的許多悔恨都有著它的緣起，畢竟當時的那個我們，在那個當下的所思所想都將成為現在，如果時間真的能夠重來，或許再來一百萬次，都還是甘願被那些感性所吞噬吧。

Ｃ也在變好了，雖然糟糕的時候還是很糟。就像生命並非總是順風，Ｃ渴望著那些肉眼可見的傷口，在腕上血淋淋的上癮，一筆一筆的雕刻出生活裡能夠喘息的境地。「生活裡好像多了許多捨不得，我想要變好，我很用力地……很用力地活著了……可是為什麼還是覺得好痛苦？為什麼她還是看不見，喉間再怎麼用力也擠不出任何一個音符……只聽得見她的嘴裡講出那些殘忍的話，叫我不要敷衍、叫我去死……」Ｃ哽咽地對我說，利刃在她掌心上像是要把生命線延長一點、再多一點。我的眼淚止不住的流像要替她流光她的那份麻木，卻無法吐露安慰的話，再多一滴都怕會壓垮她。知道Ｃ捨不得離開這個世界，卻拚命地想留下，心疼的情緒往往會將人捲入另一個漩渦的輪迴裡。可是Ｃ，妳知道嗎？有時那些捨不得的反過來也會是某些人的不捨啊。其實，她比誰都還要理解這一切，明白有些成癮是一種危險，鴆毒並不能夠解渴，生命裡的深刻都是傷疤所帶來的。凝視著鮮血留下的同時都希望自己能夠代替Ｃ疼痛，但我們之間的那條線只能是——我會陪妳結痂。

列車終究是到站了。

傳了訊息道聲平安，遙遠的和妳和我的執念暫別了，我們的生命依舊會產生聯繫，妳也會平安順遂吧。踏出月台，車站裡還是如此充滿傷感、抑或是分秒必爭、加速離去的腳步、佇立不願分離的兩雙腿，橫跨了幾座城市的顛沛流離，一切像是都沒有改變，卻也看似都不同了，有些痛苦和它帶來的意義，原來是有時差的。總是抱有懷疑，就連敲下這些文字的當下，也依舊在拉扯著，總要讓一部份的自己死去，才能繼續活著。不過我想，我們會在矛盾間，為生命找到一處安身；在變與不變中適應，如果覺得難以割捨的話就不要逃跑。

「嘿，你不覺得很多意思的表達好像從來不會出現在單一的語言裡嗎？不過很有趣的是，我們卻能在不同的地方找到他的專有名詞。」其實我也並不屬於那個族群，卻還是能夠擁有。我好像在另一個語言裡海涵了妳、我，我們。

「Mihumisan」，好好活下。C，這是此時此刻我唯一想對妳說的，只要還在這條路上，慢慢走，會找到的。